

頂
尖
人
物

徐楓 著

李后主



中州古籍出版社

頂

尖

人

物

徐楓
著

李后主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后主/徐枫著.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5
(顶尖人物)

ISBN 7-5348-2365-X

I. 李… II. 徐… III. 李煜(937~978) - 传记
IV. K827=4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7660 号

本书由台湾知书房出版社授权

Copyright @ 2002 by Knowledge
House Publishing co.

责任编辑:王 月 朱燕萍

责任校对:玉 滔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7.5

字数:199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版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5348-2365-X/K·902 **定价:**1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中国历史悠久绵长,各类史学书籍浩如烟海。而南唐,在厚厚古城墙一般的线装书里,却只有极少而极单薄的几段;而李煜,在秦皇汉武古中国如林的帝王群里,却只是最为单弱的一个。事实上,他根本算不得一个整军治国韬略满腹的帝王,他留给后世使人吟咏不已的,只是一沓染血和泪的词笺。

所以确切地说,他更是一个“词中之帝”。也所以,在他42年的人生历程里,实在没有很多的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充满悬念的宫廷故事情节可演义,更没有丰富繁杂用之不尽的史料可以细侃这个南唐小朝廷生生死死如泣如诉的故事。他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气化的影子,惟有那一沓算不得太多的文稿,可以印证他那比秦皇汉武毫不逊色且更胜一筹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无法据有的天才诗心。

因此,无法依凭厚重的史料厚积薄发删选有度地写李煜,也无法借丰富的野史广征博引游刃有余地完成这部十数万言的史传。李煜其人,南唐其事,注定了这不是一本靠史料史识的分量去获得优势的传记。

于是,有了一种尝试新的写法的念头,一种扬长避短自认为是更适合李煜这个气化般的人物的写法:多用心灵独白的方式,描写他的退隐、他的礼佛、他的情爱,以及他走向断头台的路程;用不同于传统的笔调和思路,将肃穆的历史作尽可能轻松些的描述。因之,有了这样的试图以中原王朝周边各国历史背景为辅线,李煜的活动和心灵流动之河为主线的写法;这样的介乎于史传与文学体之间的尝试。由辅线,可以了然十国的消亡、北宋的崛起之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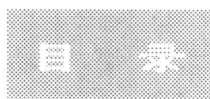


顶尖人物——李后主

了然李煜活动的历史大舞台、大背景；了然在这样的大时代中，传主李煜那独特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活动和心性，从而更好地了然李煜这个人。

后有的史料，后有的内容，不忍遗漏，一一都勉力用上了，连同他留给我们的可缘此探究他那天空般深奥透明的心迹和弥补史料不足的诗词散文，也不忍放弃，一一尽力呈献给了读者。为消除文字隔阂，还尽可能将一些较难读的诗章表文，用散文式的语言直译或意译出来，融化在传叙之中。

想通过这些尝试，将史传的轻松还给读者，也不知是否如愿，自我感觉是有点夹生。曾有读过手稿的朋友称，它更像一本评传，也有认为它像一本小说体传记的。想来，那种将轻松还给读者的太史公撰写《史记》的功夫，也实在不是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所能做到的。好在，蒙海峡两岸诸位朋友的热忱相助，此书终于得以面世，是褒是贬，它都成为历史了。忐忑不安之际，惟望读者诸君见谅；惟望以后若有机会再写史传，会比这本好些。



• • • • •	•	自 序	/1
• • • • •	•	导 言	/1
• • • • •	•	第一章	原 我 /7
• • • • •	•	第二章	文 心 /25
• • • • •	•	第三章	爱 巢 /55
• • • • •	•	第四章	重 轭 /89
• • • • •	•	第五章	情 缘 /106
• • • • •	•	第六章	遁 逸 /133
• • • • •	•	第七章	大 势 /155
• • • • •	•	第八章	涅 槃 /197

导言

或许,我们都忽略了他也是凡人,也有凡人那样软弱无助、孤独无援、寂寞无依的时候。虽然他贵为人君,当他几乎是风流敏丽地成就了与大山一样高的中国诗词时,却也证实了他作为人君的一面的平庸,甚至昏聩。

我们包容他,却又责备他。在迷茫的时光中再回首,我们已学会从一人一群以至于一朝一代的精神胆魄中,去观照存在与选择,去反省历史大潮每一次律动中,过于耽嗜于文化的国主无所逃遁的最后主题——走向断头台。

历史之果,其种子就埋在宫闱之内,埋在御苑的书室画房中,埋在时代大势的风涛里。当他白衣纱帽,不弃故土地走向断头台时,那出血迹腥迷的悲剧,是否正显示了纯属文化人的因与时代政治—历史之果之间的某些逻辑关联?

开端——之一

公元 881 年的岁尾,一夜之间,西都长安所有城门的钥匙都换了主人。黄巢义军甲骑如流的隆隆声,在长安、在远方回荡,整个中国都为它的聲音而震撼。

大唐帝国的僖宗皇帝李僖,再也无法去御苑里踢球了。冷冬的情调竟然与走向末路的皇室,取得了一种默契,近乎严酷的十二月风,冰冷地袭过金銮宝殿,把这个丧家的天子逼到了多山的巴蜀,在隆冬的蜀水边,遥想含元殿滴了 260 余年的平安宫漏。

起义使王室悚然认识到,由于它的横征暴敛,历史注定的一股摧毁强力已然从黄泛区突然冲决而出。这股势力虽不足以扭转积





► 顶尖人物—李后主

重难返的藩镇割据局面，却瓦解了腐朽的唐王朝，并使新的统一得以在剧烈的社会大裂变中孕育生成。

谁都看到了，这是历史的转折点。

改写历史，君临天下，由藩镇而一统中国的欲望，在每一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心间蠢蠢骚动。这种骚动，已到了不必在众目睽睽之下羞怯掩盖的地步。唐末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早就为这种军阀割据滋生了产床，而集团间实力的均衡性，又使藩镇拥兵自立成为现实。

王室式微。

“勤王”的紧急诏示，在各藩镇间火速传递。而兵已难调，将也难遣。

拥兵自大、迭相吞噬的争逐互斗，伴随着愈来愈强烈的问鼎大志，将中国历史上最骄傲的泱泱“王土”撕裂成了碎块。

没有一片土地能逃脱被支解的厄运。无地不藩、无时不战的风沙铁蹄，证实了机会与实力的重要。

一时间，朱全忠、李克用、王建、杨行密、钱镠、刘隐、马殷、王审知等，各据其镇，匆忙而热切地把辖地锤打成了一个剑拔弩张的藩镇，他们焦躁地期待着，期待某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皇帝老儿，已经降格成了各派政治力量纷争的工具。

历史无声地演进。

藩镇王们各怀神秘而又兴奋的思虑，实施着自己名垂青史的大欲望。这种欲望促使他们忍不住要行动，忍不住要称王称霸，忍不住要打破这难捱的、被动的氛围。

有一个人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就是在黄巢义军中谋得高位的朱温。此刻，他又摇身一变，在僖宗帝一杯寄予厚爱的御酒前叛节成了“朱全忠”。正是这位“全忠”的人，杀了昭宗，又废了李祝，在汴京称帝。

藩镇立国的首页，终于揭开了大唐王室滴了290年的宫漏，在公元907年朱温皇袍加身的那一天，落下了最后一滴。

统一的中国，从此在黄河流域分裂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

后周，史称“五代”。与五代同时并存的，还有长江流域及河东地区先后出现的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政权，史称“十国”。

10 世纪不是承平的年代。

列国如林，谁也不承认彼此间曾有过的统一，却又分明做着各自统一天下的大梦。

后人站在曾经被恣意涂写过的历史前慨叹，历史也许很快会被重新涂写。

北温带和亚热带季风阵阵吹过破碎的平原。

历史，在南唐这一章定格。

开端——之二

中原。烈焰腾空，烽烟滚滚，藩镇称霸的大战正在进行着。

江南。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借大唐日薄西山，北方霸主中原逐鹿，无暇南顾之机，厉兵秣马，占据了江淮一带以扬州为中心的平畴沃野。

旭日辉煌娴静，但也伶仃孑然。黄土地被太阳和战火烤炙成焦褐色。中原鏖战，吞并黄淮一带的朱全忠，在稳操胜券中大笑。忽然有一天——自从那一天，他从血野上抬起贪欲的目光，向南一扫，那富得流油的青葱沃野便成为征服的巨大目标。

十万兵马星夜兼程，扑向江南。

赶赴泗水入淮的清口。大雪弥漫，雪水混杂着血色在莽原蠕动。新积的厚雪，又连天接地覆盖了沃血的疆场，覆盖成一片裹尸布——十万魂魄留在了这肃穆的坟场。

生还不满千人。

历史在清口留下了伏笔。幸亏有了狙击兵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中国历史才没有将无赖朱全忠，而是将杨行密推为江淮的战胜者，吴的占领者。江南的沃土地、黎民百姓，这才有了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的时机，才赢得了安定一隅的充足时间。

清口皑皑的雪线，救活了吴，也使历史神秘的磨盘在后来得以





▶▶ 顶尖人物——李后主 ▶▶

磨出了与吴国瓜葛难分的南唐。

902年。大势的风刮过。杨行密被唐王室封做了吴王。

三年后，他死了。他的儿子杨渥继任吴王。这以后，江淮这块远离战祸的绿洲，争权夺位的内讧，靡有止息。

908年，实掌兵权的吴大将张顼，野心勃涨，杀了杨渥。却不料杀人者旋又被韬略更深的大将徐温所杀。

919年，徐温操纵杨渭正式立国，使其做了傀儡王，他自己则自封当朝宰相，镇守了金陵要地。

他是个有韬略的人。他把自己的儿子徐知训留在了扬州，以辅政为名，伺机里应外合，一举取代吴王。但他的儿子却死在杨氏部将的刀下。

风云变幻，前途莫测。

当人们惶遽的目光还在杀气与恐怖中逡巡时，徐温的养子徐知诰，已然从醒鼻的血气中嗅出了机遇的迷人芳香。他劲拔颖悟地钻入了历史的缝隙，渡江直赴扬州，执掌了吴国大政。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他想。

数年后，他真的因为历史吐出的这个小小机会，扩张了自己，丰满了自己。

历史神秘的磨盘，终于磨出了南唐。

那个在后梁兵燹的岁月中，丧失南唐江山而心怀忧怨的人，是谁？那个在如狼似虎的乱世中，躲进木鱼笃笃的庙宇，在佛光中寻求心灵庇佑的人，是谁？那个在寒气弥漫的汴京黄昏，裂眦辨认江南凤阁龙楼连霄汉的人，又是谁？

历史翻到了南唐，在李唐王室最后一个帝王身上定格。

开端——之三

在一千零三四十年前，在江南的金陵古城，在砌着许多雕栏的金晃晃的华殿里，一个丰神朗俊的少年，也还是一个形象特异的皇子，愁肠万般地凝视着远方。那神态，是永远的忧郁。此刻，长夜。他走向卷轴连壁、墨香馨浓的书房，持笔作书。时作颤笔，一笔下

行，欲走不走，踟蹰迟钝，磨蹭着，遏顿着，颤曲着，无数郁积的块垒、凝固的血色、荒老的心境、滞重的周遭，以及由此而生的所有更模糊更巨大的涵盖，都在这拙朴的笔端，万顶千钧般地顿出。

顿出的，竟是那样一种缓拙的大势、悱恻的悲壮、遒劲得无可伦及的犷意、寒松霜竹的伟挺。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矛盾，颤曲与遒劲的矛盾；读出了一种辩证，颤曲与遒劲的辩证。书为心声，犹如诗为言志，他似在挣扎着，一直想从某种逼人身心的重压里，冲出。

他的“本我”在与“超我”交战。他是一个帝王，那交战，实质也是帝业与文心的搏战。

他努力着，用臂上挣扎的肌腱，将所有的精神与生命力，聚到笔尖。

浓香的廷珪墨、华灿的龙尾砚，坚洁如玉的澄心纸，散漫在书屋，造成了一股迷人的文化气。他日益为这人类群体才智结晶而成的生命芳香所振奋、所迷乱。他在这书屋里构造自我，操持着生命的盈亏缩涨。他所有的心性、悟性、个性、原我、本我，都在这个文化圈里，鲜活过来。

帝业的烦琐，遁去了；国运的颓势，暗淡了；大宋的阴影，流散了。他在这里为自己筑造了一个心理的空间，温馨的、宁谧的、享受人生大安详的空间。

他在这里宣泄喑哑的惆怅，快速地膨胀着自己日渐宏富的文化元体。他的书法也日臻成熟，日臻个性化——他绝然地写完最后一笔，劲健的一笔，仿佛矛盾解决后高潮的一顿，独创了这永生永世都是遒劲苍健的“金错刀”体。

仿若人生抉择的诠释，他终于从矛盾中解脱了自己，舒放了自己——这么一个艰难的构建过程天然注定：他必然与文化融成一体，也只有在民族文化灿烂的火光中，才会涅槃成凤凰。

怎能忘记那些寂寞的日子，那些无助的孤独和珠围翠绕里，也很惨淡的童年印记。书屋，只是他逃避世事的庇荫。

在青史默默的星光之下，一切都原始原样地发生、演义。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





▶ 顶尖人物——李煜 ▶

回首凝眸，让我们轻轻呼唤一个人，一个名字。
——李煜。

李煜（937—978），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世称李后主。工书，善画，精音乐，能诗词，尤擅词。其词多写男女之情，哀婉凄切，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有《李煜词》。



第一章 原 我

当他从母腹最锐利的痛楚、昏聩和快感中胼胝而出时，极响亮地哭了。这哭声预示着人生的艰辛，却也无牵无挂，最是本原的人籁。他那清纯无畏的歌哭反衬和嘲笑了人类所有的困惑——那些社会角色化人们的苍白和苦恼，以及虚伪或无奈。不错，这只是婴孩最原始天性的展露，他能再度回归敢哭敢笑本真人的原我吗？

那已是另一个层面的“我”了。

古城金陵，坐落在长江下游，十里秦淮流贯其中。

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它是一个醒目的坐标点；在记忆的荧光屏中，人们很难扫抹三国孙吴争鼎、琅玕王司马睿与东晋的刀光剑影；在这“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历史古城，人们仿佛还能记得建业、建康巍巍的城阙，听到南朝宋、齐、梁、陈古刹凄怨的钟鸣……

白云苍狗，岁月累添。当历史的触角延伸到公元9世纪初时，这片自古帝王立都的神奇土地上，这个天命与天意意识绝对神圣的时代，三桩神秘的事件，凭借着历史的机缘和吴王辅臣徐知诰及其谋士的渲染与策划，紧锣密鼓般四处传播。这三件事虽个个相异，主旨全是说形胜“有王者之气”的金陵山川，楼堞完固，将再兴“帝王之宅”。

于是有民歌民谣在乡野水泽、草庐田舍间缓缓地浮游：

江北杨花作雪飞，江南李树玉团枝；

李花传子可怜在，不似杨花无了期。

这“杨花”，是吴王杨氏家族的比喻。“李花”，是徐州李氏的代称。杨花纷纷扬扬，消散了不会再回。李花花团锦簇，花期后，李子坐果，结子可以传久。两两相对，李氏兴，杨氏衰，意在其中。





▶▶ 顶尖人物——李后主 ▶▶

此外，飞传的还有童谣“东海鲤鱼飞上天”。“东海”，指徐州，“鲤鱼”，是李氏谐音，“飞上天”，指坐天下。

民谣谶语，深浓地浸染着一种无法道白的情绪，忠孝与诚笃，此刻，已然在一位倜傥一世，已逾不惑的白首老将心中，荡然失存。这老将，便是五代十国时，重建金陵城池的吴王辅臣徐知诰。

吴王子孙，徐温后代，全都软弱可欺；时不我待，功成身老之大苦恼，似万箭穿心。血刃王宫，刀弩剑戟杀出一条通向宝座的血路，老将不忍，况且这绝不是用兵之时。舆论先行，老将极目远眺，豪情正炽。

江北扬州。有一天，冒出了一个奇怪的佯狂道人。他头戴黄冠，手执钓竿，竿端悬缚着一尾木刻的大鲤鱼，半疯半癫地在街头巷尾出没。人群骇然驻足间，道人面冲青天，放歌一曲，辞曰：

盟津鲤鱼肉为角，濠梁鲤鱼金刻鳞。

盟津鲤鱼死欲尽，濠梁鲤鱼始惊人。

横排三十六条鳞，个个圆如紫磨真。

为甚竿头挑着走？世间难得识鱼人！

“新鲤”将欲代“旧鲤”，“新鲤”尚未被人识。聪明颖悟的人，当然可以想到这“新鲤”是谁了。短歌在喧嚣的市声中行吟多日，不胫而走。这第二件奇闻遂成街谈巷议。

江南金陵一个神秘的午夜。静寂无声里，蓦然有古怪的撞钟声滚过，疯狂而又热烈。一时间市井鼎沸。人们惶奔而出，惊恐不知所以。金陵城突突涌涌，乱成一团。

天亮了。撞钟老僧被士兵押解到老将面前。僧说：昨晚月色团圞，清辉遍野，在这满夜弥漫的沉静光芒中，自己如得神示，咏出一首咏月诗。因狂喜而无法自持，故鸣钟而鼓之，手舞足蹈而颂之。诗曰：

徐徐东海出，渐渐入天衢。

此夕一轮满，清光何处无？

老将大喜，双眸快捷而又欢悦地闪耀着，一股神秘的微笑自他的嘴角漫溢出来。“放了他。”老将轻轻地说。

南唐升元元年(937年)七月初七,诗国里的人们在盼望着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古中国在夕照里优美地抖动起暖湿的季风,守候着一个宁馨的婴孩出世。

金陵王府在这一天,气氛平静而欢愉。忙碌的人们没有发觉,他们守候的,是一个比婴孩本身更有生命力的文化种子,一个比一切高堂华殿更永恒的历史胎动。

这胎动是一个文化承续和递转时任重道远的征兆,是种子在10世纪中国的黄泥地里爆裂成美丽生命的消息,是历史行将赋予这一代人开始行使又一段文化使命的宣言。

婴孩在暖流循环的胎宫里,不安分地动摇着,宛如听到了历史大文化拼力的呼唤。他脆薄的肌体在蠕动着,努力着,奋斗着;他拼力绷断了母体的纤维,他要诞出自己,要在五代历史最锐利最震撼的痛感中,逼出自己。

他这一生中,最无顾忌、最是自由的喊,清纯地响过。

未来中国的词帝,永恒永生的词帝,就在这个星子环舞、乞巧祈祷的热风中,灿烂无比地,诞生了。

一个人,出世了,这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问题,是上帝交付给人类的一个事实。

乞巧节的黄昏时分,上帝就这样意味深长地把这个男婴交付给了人类。

夜空里,星光正灿烂。

公元937年。

金风浩荡。老将徐知诰终于以“受禅老臣”的身份,逼得吴王杨溥去效法大舜的“禅让”,在“知命”之年,登上了向往已久的帝位。

建都金陵。国号为齐。改元升元。

不知是历史的还愿,还是历史与这片土地有缘,正是在这片“六朝古都”“自古帝王州”的秦淮河边,又一个新王朝诞生了。



南唐升元元年(937年)七月初七,诗国里的人们在盼望着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





顶尖人物——李后主

十国之一的南唐，就此巍巍耸立于金陵。

就在这一年上，徐知诰的儿子，婴孩的父亲景通，被封做了吴王。南唐国的纪年，竟也与婴孩同年。他的生年生日，竟都是大喜大奇大美，这只好认作是缘分了。

那么随缘的生命，就唤他做“从嘉”吧！“嘉”，是又美又好的意思，是永远吉祥如意，幸福顺遂；“从”，是也跟随也依顺的意思，是亦步亦趋不弃不离的贴近。在父亲的认知里，吉祥的名字，应该是生命无怨无悔的开始，爱心永不褪色的齿痕。

但那时，“天意”似乎无意降帝位于婴孩的意思。他不是长子，出生的时候，落日寂静的光芒，把大地每一个坎坷都映照得很辉煌，但没有游龙显影呈祥。

他将作为王府中的公子，平安享受很富有很豪奢的人生。如果真那样，活到老死，青史的长卷中，他将冷落如他的几个弟兄，很少被人念起。

遍体宁馨的婴孩天天长大。种子般光滑饱满的额头，丰满的双颊，还有骀齿，重瞳的非凡长相，散发着一股奇异的、绝美的光影，使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为之震慑。

人们在肃穆的敬畏里，不由想起了大舜，或是项羽。以为婴孩是英雄再世。因为垂裳而治的大舜皇帝和西楚霸王项羽，在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里，明载着都是重瞳子，一目有两个瞳孔。

宫闱的家，殷实而且宁静。那一段边界无战事，南唐正是太阳初升的时候，圆满、朝气、蒸蒸日上。

祖父徐知诰，大将风度十足。在兵燹的乱世中，开垦了南唐这一片和风拂拂、远离战祸的“净土”，一段意味隽永的历史佳话。

北国莽原，战火正酣畅淋漓地传播着醒鼻的血味，南唐国却在悠悠袅袅的暖风里，开始恢复了舒畅的生机。

它一诞生，便已是“十国”的佼佼者。

十月庚子，金陵使者的马蹄，踏踏越过东南边陲，向汉、闽、吴越宣告国立。又马不停蹄奔向荆南，宣告即位消息。

周边各国，城内城外，南唐的名字伴随宏大的气流，旋刮起一

片朝贺的回声。

升元元年，吴越将军来贺。

升元二年，荆南使者来贺，闽国使者来贺，汉使来贺，高丽使来贡，契丹使来聘。

隆冬季，契丹主的弟弟东丹王也派使者赶着白羊，鞭着快马，翻山越岭来到金陵。他献上了牛羊，又另以3万只羊、200匹马，交换自己喜欢的物品，开始了与南唐的贸易往来。

武功殿内，皇帝笑迎四方来客。崇英殿内，龟兹乐舞热烈欢快乐响遏行云。金陵老城的人们言笑宴宴，喜迎各国使者。他们要结束所有惶恐和动荡的日子，要忘怀所有的战争和死亡。他们尽情享受和平带来的安宁。他们随着龟兹乐起舞，又演起番戏来尽兴。

乐舞声中，高丽使者虔诚的祝词，冲向殿外的长天阔地：

伏闻大吴皇帝已行禅礼，中外推戴，即登大宝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无，恩涵九有。尧知天命已去，即禅瑶图；舜会历数在躬，遂传玉玺。建凤惟庸陋，获托生成，所恨溷日波遥，浮天浪阔。幸遇龙飞元旦，用申燕贺之仪。

无任归仁戴圣鼓舞激切之至。

立国之后崭新的生机，把金陵老城染得绯红。

群臣进官加爵，各有安顿。

做了皇帝，一统江山的知诰，开国大庆，只略修了旧时吴王的宫邸；宫内宫外，只增加了一些栅槛；殿宇屋脊，两端各添上几许鸱尾。

不事铺张，不造广厦华屋，更没有三宫六院、粉黛三千的艳史。不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此时南唐，正“偏安”一隅，平宁得很。念惜财物维艰，克己奉养民力，正是这个新皇不同凡响之处。

岁饮食具，盥洗用具，是铁制的；平常穿戴的，是布衣蒲鞋；热暑天气，寝殿厚挂的，是葛布帷幔；马厩照明的，是杨吴时代残留的旧灯台；寝宫里照明的，是寻常百姓家用的乌臼子油。

吴王旧宫，春色可人。丽人宫娥，秀色可餐。却悉数被新皇裁减出宫，准许改嫁。只留下几个老丑的妇人，服侍新王左右。



修 楚 宋 史 卷 之 一 第 一 章 原 我

